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周易口義卷四

宋　胡瑗　撰

上經

豫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義曰豫樂也悅也按序卦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言聖人在上大有天下之衆而又能持謙巽之德以臨于下則天下之人皆悅豫而從之以二體

言之則雷出于地上而蟄蟲昭蘇勾萌皆達萬物无不得其豫悦也故曰豫利建侯行師者天下之人既已悦豫則當建立諸侯而分治天下出兵行師以討其叛逆何則夫民苟不順何為而可哉民心既已悦順雖驅之死地而亦從之故豫而建侯行師无所不利矣若武王之伐紂以其順天應人是以一怒而安天下天下之民無不悦豫而順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義曰剛應而志行者此以二體明其義剛謂九四也應謂初也九四以剛陽居大臣之位又處震動之下下與初六為應是上下之志皆得通行也順以動豫者震上動也坤下順也言聖人所動皆順于民心則民无有不順而悅豫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者此釋建侯行師之義言聖人能以豫

順民心又合乎時雖天地之至高至厚尚亦不違況建侯以治民行師以戡難乎其利可知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言天地之大一晝一夜凡行數十餘萬里而无毫釐之過與不及是能以至順而動故日月代明而无薄蝕之差四時迭行而无盭繆之愆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以天地為心而有所動作則天下之人悅豫而從故刑罰清而民服從之然此指刑罰而言者葢聖人用之所以禁暴止姦

萬民之所深畏者也當刑者刑之當罰者罰之懲一而勸百故刑罰可措而清矣是天下之民服從而不犯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聖人歎美之辭也言豫之時其義至大意使後人所動所為當順于心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義曰雷者陰陽奮擊成聲也殷盛也言雷聲奮出于地上則震動萬物使勾者盡出萌者盡達萬物起而

滋植悅豫之象也先王觀此之象則必順時而動使天下之人皆從服而和樂也民既和樂于是采其和聲作樂以通天下之和使天下之人聞之而无不悅樂則其德從而崇高也故若武王伐紂之後天下之民既出于塗炭而得其和樂于是象其成功而作大武之樂是由順民心而動者也且聖人作樂不惟民得其和又且薦之上天配以祖考所以通人神之和而告其成功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義曰鳴謂聲名流傳于外也初六居豫之初係應于四四爲悦豫之主有盍簪之朋而已應之是得志于四也夫以小人得志則悦豫過甚驕奢放恣无所不爲以至聲傳于外而致其凶咎也象曰鳴豫志窮凶也者大凡樂不可極志不可滿人理之常也今初六致其凶咎者志窮于悦樂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義曰介于石者言介然如石之堅勁也六二處悅豫之時居中履正是中正知幾之君子也初六有鳴豫之凶已下交之而无褻瀆之心九四爲悅豫之主有盍簪之朋已上交之而无諂媚之行是君子之人介然守其節操堅勁如石守其正道故不終日之間所以獲其吉也先聖繫辭釋此爻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是言六二中正而獲吉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義曰盱者盱睢諂媚之謂也遲緩也以不中不正之質而上近于九四操權之臣若盱睢諂媚以求悅于四則必有悔也若遲緩而不求于四亦必有悔也然則六三何以進退遲速之間皆有悔蓋悅豫之時以正而從之則可也三既以不正而所求者又不正則宜其速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義曰此卦上下羣爻皆陰柔而四獨以剛陽之德爲豫之主然非至尊之位乃專權之臣也權既已專是以上下皆附從之必由于已而後得豫也故曰由豫也大有得者四既得衆爻從之以取其悅樂是已之大有所得也勿疑朋盍簪者朋類也盍合集也簪冠之筓也言四秉悅豫之權衆來附已然而必藉天下羣才共成天下之事業羣材既已從已已必盡誠以

信任之不有疑貳之心則彼將引其朋類合其簪纓而來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者九四以剛陽之才爲豫之主上下羣陰悅附于已而又能信任天下之士天下之士皆合其簪纓而來是得其位而有權故其志大得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義曰疾謂疾病也恒者綿綿之貌六五以柔弱之質

居至尊之位而履失其正又下乘九四剛陽之權臣是於正道有所疾也恒不死者言六五以柔弱之質而履失其正是有疾病者也然而得常不死者以其居中處尊猶且綿綿不絶而未至于亡也然所存者但位號而已故若周平東遷之後天下之權盡屬强臣而天王所存者位與號爾此六五所以然者蓋一卦之中最正者六二一爻而已其執節堅勁所交不諂不瀆是至正之臣也今五乃不能委任之而又且

乘陵于四此所以得不死之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義曰冥謂冥昧也上六居豫之極悅樂過甚而不知

止節以至智性昏迷冥冥而无所知識以至于凶咎

也大凡禮樂之道必相須而成然後制節和平皆得

其所也若禮勝而樂不至則民散而不和也樂勝而

禮不至則民蕩而不反也是樂必有禮以爲節禮必

得樂而後和二者兼備則不至悔咎也今上六悅樂

過甚是不知所節以至冥暗也古之太康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貽邦國之患商紂作長夜之樂以至傾圮社稷是皆智性昏迷恃樂過極以至亡也非獨人君則然至于公卿大夫而下莫不若是故伊訓曰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故知自天子至于士庶人凡酣樂過甚必有凶咎也有渝无咎者渝變也言苟能因其逸樂之過而反思悔咎自省于已變前之爲而節之以禮則庶

幾免于悔咎也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者此聖人深戒之意也言其悅豫過甚至于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

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義曰按序卦云豫必有所隨故受之以隨言聖賢在上既得天下之悅豫必皆樂而隨之也然謂之隨者兌上爲說震下爲動是聖賢動順民心則天下皆悅

樂而隨之也元亨利貞者此天地之四德也凡聖賢之人欲天下之隨已故當修天地生成之四德然後可以使天下皆悅而隨之則可以免咎也凡人將隨于人者亦當審其所隨之人有此元亨利貞之四德能生成于民物者然後隨之則得其所安而獲其无咎也是隨之道必以此四德兼備然後可以求人之隨及隨于人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

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義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此就二體以釋其義夫震以動其性剛兑以說其性柔今震在兑下是剛來而下于柔也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至貴之勢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賞罰號令一出于上則民皆悦然隨于下也故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此釋元亨利貞之四德也言有是四德兼備而无其咎過則天下之人盡將

奔走匍匐及時而隨之矣隨時之義大矣哉者言隨時之義至大非大才大智有上四德之人必不能使天下之民悅而隨之也故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義曰雷在澤中是待時而動若雷之一奮則萬物皆隨而震動是隨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此當有二義言隨之時必當慎其所以為隨之道不可輕動必須待其人有是四德之備而後隨之雖然亦未

可以顯然而從之固當韜光養正向于隱晦之中以自安息而詳審其人使可以隨然後往而隨之則得其道也苟不擇其人又且顯然而往至于中道有所不至則其爲患不細矣故論語曰朋友數斯疎矣事君數斯辱矣是也又若君子欲人隨于巳亦當韜光潛德向于冥晦之中使其元亨利貞四德之備則天下之人自然隨之也故君子之隨于人者若伊尹起莘而隨湯太公起海濱而隨文王七十子之隨仲尼

皆得其為隨之道也故先聖于彖辭以戒後人凡隨之道尤宜重慎也注疏謂物皆說隨可以无為不勞明鑒且凡聖人在上天下未隨之時則當焦心勞思以治之及天下既隨之後則亦當憂勤而思所以安之之道豈有物既隨而荒怠佚樂无憂勤之志者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義曰官主守也渝變也大凡人素有所主守確然持

一節不變者當隨之世則必觀時量勢而變其前之所守則其人之可從者決然往而隨之可也今初九居隨之時當動之始固宜易所素守擇其人而隨之也既欲擇其人則必視其有四德之備大賢大正之人使可以隨之則隨之則于正道得吉也出門交有功者言不能韜光晦迹拱默以待其人而已出門矣則必擇其有功者然後交之乃可以獲安而不失其所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者大凡人之守節確然執

一而不能通變者未可以語聖賢之道也夫聖賢之道隨時通變无所執泥當可隨之時雖素有所主亦必擇其人之善者而從之也若時不可動而人不可隨則退而固其所守以道自處也然雖去就不同但從于正則吉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義曰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大凡陰柔不能自立必得剛陽之人以係之則可也今六二居隨之

時與九五爲正應而最遠之初九非其應而切近之故已以陰柔之質因而附于初是失九五之丈夫而係初九之小子也然則六二履于中正何係乎非應蓋陰弱而无常守故也夫以不定之性而又居隨之時是必舍遠而係近矣然所以不言凶者蓋聖人于此戒之謂其尚有從正之道若能係于九五而舍于初九則不至于凶咎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者言係于初則失五係于五則失初從此則失彼從邪則失

正是不可以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義曰丈夫謂四也小子亦謂初也六三亦以柔弱之質不能自立必得剛陽之人以隨之也上既近於四而下又遠于初是以隨九四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也隨有求得者言隨之時六三上无正應九四又下无正應是兩无所繫而又相比令六三往隨之是

所求有得也利居貞者言六三九四皆非所應今既相從必以正道乃獲其利而无凶咎之事也是以凡師友朋黨之間所相隨者必皆以正則可以全其終也故仲尼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言必得正人端士然後可以相從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曰九四以陽居陰履非其正然而已以剛明之才

得居人臣之極位用心廣大无所係吝天下之民欲
隨于已已輒納而不拒之是有所獲也貞凶者夫民
君之民也已居人臣之位而輒有之則侵權擅民于
人臣之正道大為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孚誠
信也道臣子之道也言九四雖擅有君之民侵取君
之權蓋是君之澤未下于民而已又當臣位之極故
天下皆願歸之也然既在嫌疑之地則宜如何故必
當推其至誠至信率天下之民以奉于上盡其齊物

之心顯然推白其臣子之道以明非有叛逆之惡則庶可以免其刑戮而逃其悔吝也故昔者文王當紂之時三分天下有二而記者稱之曰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尚不免紂之疑而有羑里之囚幾至不免是臣子之道當顯然盡其誠信以事于君則可以免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者言既有孚信在于臣子之道而上得剛明之君知已非叛違之意故足以明巳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義曰九五居隨之時以剛陽居至尊而履得其正處于大中故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隨之然則如何以副天下所隨之望故當虚其心盡其誠以信任大才大賢嘉善之人以共成天下之大治則吉莫與盛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者言九五爲中正之君下應于六二六二亦爲中正之臣而已能孚信而任之則天下之賢皆來隨于已而輔成天下之事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義曰夫隨之世天下之人莫不畢從于上也今上六處卦之終最居于上極是其凶頑而不從之人也夫凶頑之人雖王者興而不從聖人起而不服必待其拘囚繫係之後乃從也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者維即維縶之也西山以上體兑兑西方之卦山取其險惡也夫聖人在上天下之民莫不歸之而此上六凶頑

之人置之一方則一方受其害而惟其險惡今既加之以誅伐而維縶之使不能萌其惡以毒于民故雖西方險阻之地亦得亨矣

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義曰蠱壞也按左傳昭公元年云皿蟲爲蠱穀之飛者亦爲蠱蓋言三蟲食一皿有敗壞之象故云皿蟲爲蠱又言穀之積久腐壞者則變而爲飛蟲亦蠱敗

之象故云蠱之飛者亦爲蠱夫物既蠱敗則必當脩飾之故雜卦曰蠱則飾也是矣以人事言之則是風俗薄惡教化陵遲而不綱不紀也方此之時聖賢之人必以仁義之道施爲而拯治之也元亨者元者天地大生之德于人爲仁也亨者天地大通之德于人爲禮也言聖賢當此天下蠱壞之時思欲拯治之必有天地大生之德至仁之道以拯濟之又當以禮制而拯葺之以救弱扶衰興滯補弊使天下之生靈各

得其大通也利涉大川者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夫治天下弊壞之事不可安然而治之必在衝涉大難奮不顧一己之私存心於天下然後可以治其事措之安平也何則以天地之德至廣至大而發生萬物尚有屯難況聖賢治天下蠱敗之事豈无險難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庚甲皆申令之名也凡事仁恩于五行爲木木主春春爲施生故爲仁恩之令也凡事已蠱敗非下民之所能爲皆在上者致之也然聖賢

必欲治之則當以仁恩之令而爲之先也是故民有匱之者則出粟帛以濟之民有失于奢者則以禮而節之民有未出于塗炭者則出之而使安其所民有入于凶頑而陷于刑辟者則使之改過自新故先之三日以申諭之後之三日以丁寧而勸戒之如此則天下之事无有不舉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義曰上體艮為剛下體巽為柔夫天下之事所以弊壞者由上无剛明之德以斷制于下下无柔順之心以從令于上耳今此卦上既剛明而能斷下又柔順以奉令故蠱敗之事可以得治也故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者上艮為止下體為巽巽為權變艮為鎮靜夫能用權者多失于鎮靜今既止靜又能行權故可以治蠱敗之事也利涉大川往有事者言聖賢

之人欲治蠱敗之事則雖大險大難必往而治之庶成天下之事業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者言上之行仁恩之令先之三日後之三日終而復始若天有四時之行春生而秋成始始終終无有休息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義曰按左傳云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言山之有材木今爲其風之所落而在山之下也夫風之

爲氣能生物亦能落物此即肅殺之風故爲蠱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以拯救天下敗壞之事振濟萬民之難使皆得其所而遂其性又且養育己之德業而加于天下不使至于蠱敗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義曰大凡事之蠱敗必求所以脩飾之也初六居卦之始得巽之體能用權變以承家道而幹集父事故

云幹父之蠱有子者夫能代父之任而成家之事者子之職也一不能然是无子矣今初以權變而幹父之事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和睦上下整肅是得其爲子之道也考无咎者言父有不能幹家之事而至于蠱敗咎莫大焉苟得賢明之子以代其任而成其事則可使其父立于无過之地矣今初六能用其權變以幹濟其事使其父得无咎也然謂之考无咎者夫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蓋言初六不

唯能幹父之蠱而致父于无過兼使其父雖至于終
没亦免其咎而致其令名以光于後也故祭義曰亨
孰羶薌甞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
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若此所謂孝也已又哀公問
于孔子曰何謂成親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
爲成其親之名也葢言父雖有過而子能終幹之則
使其父免咎矣厲終吉者厲危也言初六居卦之始

幹父蠱敗之事是主艱也故當常若危厲在前恐懼其始則終可以獲吉也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者意謂心之所存也言爲子之道不可盡循父之命但心之所存以至孝事其親而成之耳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義曰九二以剛明居中而在内卦之内是能幹其母蠱壞之事也故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者言君子之人必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不可屑屑然專以治閨

門之事久執其道爲巳之正也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者九二以剛明之德居得中位在内則能幹母之蠱在外則能幹父之事在朝廷則能忠于君而利于民是周旋進退皆得于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有剛明之德履于至正故能幹父之蠱何則夫剛則有能斷之才正則公而不私以

此而行則克幹其事而无所不濟也小有悔无大咎者言九三全用剛斷以幹其家事則必傷于和睦之道而親族之間必小有悔恨之者然已代父之任整肅閨門之教而幹成其事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義曰夫父以柔懦不能剛決以至蠱壞其家而六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敗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不能代父之任而幹家之事也然而以陰履正故但少

能寛裕其父之事耳故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者夫承蠱敗之後而以柔弱之質將有所往必見悔吝而无所成也然初六亦以隂柔之道乃能幹父之蠱此即往而見吝何也蓋初六居壞敗之始當幹家之初能用權變以治其事致父于无過之地故聖人言之以爲萬世治家之法當在于始也是以爲臣爲子者不可以无剛明之才也今六四既居事壞之後而无剛明之才不能幹濟其事故往見吝而无所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義曰譽者嘉美之稱也六五所以能幹父之蠱者蓋承以其德不在剛威而能代父之任承家之事又有大中之道下應九二剛明之人用是所以得嘉美之譽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者言六五所以用譽者非徒取于虛名也蓋以大中至正之德承父之志以治其事使社稷永固生靈受賜各遂其所而天下嘉美之譽自然至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義曰夫事治于始至于終則其事已成也大凡人子之始竭力盡孝以事父而治于家人臣之始竭力盡忠以事君而利于民及夫國家既濟功業既成榮問既極而苟年德衰耗則必有止足之心而不累其位退休歸老不事于王侯而自崇髙尊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者言上九之不事王侯蓋有足止之心髙尚之行可為世俗之所法則也言聖人之

德始終如一无有衰耗若周公之輔于周亦卒于周
未聞髙尚其事也夫有周公之資則可爲自賢人而
下則不能无衰耗矣功業既成則休退宜也然世俗
所謂髙尚者内則无心于家不孝于父而幹其事外
則无心于國不忠于君而利其民但髙傲衣冠晦迹
山林遠去人迹此直豕鹿木石之伍耳非聖人言蠱
上之意也

臨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義曰按序卦云有事而後能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聖賢之人興立事業必自小以至于大故臨所以次于蠱也然謂之臨者居上臨下之義也此卦之體二陽漸進是聖賢興起君子之道得行有才德以臨于天下也元亨利貞者天地之四德也夫聖賢興起必有四德之備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成冬之固使天下无一物不被其澤无一民不受其賜迺可以臨

于人也至于八月有凶者八月即周之八月今之六月斗建未之時二陰生也臨卦二陽生即周之二月今之十二月斗建丑之時也此言聖賢興起君子道長而至于八月有凶者蓋聖人之深戒也言二陽始進進而不已不顧陰氣之侵逼至于八月二陰之生則其卦爲遯以至爲否陰氣漸進陽氣必消也猶君子乘時得位以臨于人若不能深思極慮以防其失使小人得乘隙而進則至于侵害矣故當此之時居

其安不忘其危在其治不忘其亂則可以久臨于天下而无有危亂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義曰浸漸也言所以爲臨者二陽始生其德漸進猶君子得其時遇其君以漸而進于位興立事業以臨于天下也故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者上坤爲順下兌爲悅也言剛浸而長是聖賢之人臨于天下有至

尊之勢至嚴之威也其勢至尊其威至嚴則卑賤之俗疏遠之民其情曷以通而其恩曷以下哉是必有仁義之化以悅順于民心使天下无不被其澤无不受其賜彼皆悅然以順于上也剛中而應者此謂九二以剛明之德而處下卦之中也凡臨人之道必須下其身先于臣民以交接于下則下之志皆得上通也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者夫聖賢在上既能悅而順人以剛明之德先于臣民故能行元亨利貞之四德

以撫育萬民生成萬物此乃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者此言二陽漸進至于八月二陰浸長則陽道不久而消剝矣亦如君子之待其時不顧小人之進使其少得勢則必侵害君子君子之道不久而漸退矣然不曰七月者蓋其一陰始生小人之勢尚弱未能爲害至于八月二陰既長則小人之道漸盛而其黨漸熾故有侵害之事也聖人至此言之所以深戒萬世居安思危之意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義曰夫臨者居上以臨下也至髙天也至下地也今不云天臨而曰澤上有地臨者蓋地之勢最附近于澤而澤又依著于地是臨之象也君子法此之象汲汲然惟恐一物之不被其澤故夜以思之晝以行之焦心極慮施其教化以臨于民而无有窮已也又能寛容保安之而无有疆畔也然則爲君子者不能思其教化則不可臨于民者一也能教而不能寛容之

則不可以臨民者二也能容而不能保安之則不可以臨民者三也須三者之道兼備而又有元亨利貞之四德夫然後可以臨于民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義曰咸感也夫剛者必有至尊之勢至嚴之威以臨于人今初九以剛明之才居一卦之下是聖賢之人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夫既下其身以先之則天下之民莫不感悅而從矣故曰咸臨既能下其身先

于人人皆從之則得其正而獲吉也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者且聖賢之人非茍欲柔邪佞媚以取悅于天下之人蓋上之臨下以仁義之化行已之道與天下之利耳今初九以剛明之才處衆陰之下是其志本行于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義曰九二亦以剛明之才居下卦之中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是以天下之人莫不感悅而歸之故曰

咸臨也吉无不利者初九雖能使人感悅而從之然未得其中故但得貞吉而已九二以剛明之德處下卦之中則所爲无過與不及皆得中道而又居衆陰之下能下其身以接于民則獲其吉而无所不利矣象曰未順命也者此未字當爲美文夫九二有剛明之德以臨于人天下皆感悅而歸之无有不順其命者也而經文言未順命豈天下率歸而有未順命者乎蓋易經傳之久其間不能无脫誤故此未字當爲

羑文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義曰甘者柔邪佞媚之道也六三不中不正又居兑之極是過于柔佞也爲上者以此不正之行悦媚之道而臨于人故謂之甘臨夫以不正之行佞媚之道以苟且取譽于民雖苟得頃刻之悦一時之譽然于天下之事終无所利矣故在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者是也象曰既憂之无咎者言六三若能以己
之不正而反自思省以憂其危知甘佞爲非而變從
于正道則可以免咎悔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義曰六四所履得正下應于初九剛明之援以臨于
人能至于臨下之道而得无咎也蓋上之臨下必得
其正道若一失于正而入于邪則下之從也若影響
之效固不可以无正也是以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苟不正其身雖令不從是上之臨下必由于正也今六四以陰居陰是履得其正以此臨下則下无不從是至于為臨之道而獲其无咎也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者六四以陰居陰處不失正是能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則遠近莫不一于正誠由居當其位而行得其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義曰知臨謂能用羣賢而任知以臨于人也六五以陰柔之質居坤順之中履至尊之位得大中之道九二有剛明之才五以至誠接納而信任之故天下之賢莫不竭其聰明盡其才智以輔于已也能用天下之賢以知而臨于人是得大君所行之宜而獲其吉也故若堯舜之爲君而任皐夔稷禹之徒是也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者夫天下至大生靈至衆居上者以一耳一目不能周其視聽必得天下之賢才

以輔于已則可也今六五能任用剛明才智之臣以臨于下是大君所行之中道莫尚于此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義曰敦厚也坤爲博厚而上六處坤之極是能以敦厚之道而下臨于人也吉无咎者六四六五皆有剛明之援所以獲吉今上六雖有敦厚之德然下无正應无剛明之助是本有咎矣必須吉而咎乃得免故曰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者夫坤之體本

在于下令在上而其志樂于下復是志在于内也何則蓋上六處一卦之極雖下无剛明之人以爲巳助然能以敦厚之德附于二陰故三陰同志皆樂下復是其志在内者也

觀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義曰序卦云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者觀也此卦之體二陽在上是聖賢之人有剛明

之德以臨觀于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仰觀而化之也觀盥而不薦者盥薦者皆祭宗廟所行之禮也盥謂天子始入廟則必盥手酌鬱鬯于地以求幽陰之時也薦謂三獻薦腥五獻薦熟之時也夫始盥之時其禮簡畧故至誠之心恭肅之意莫不盡之若薦腥熟之時則其禮已煩雖有强力之容恭懿之心則亦倦怠矣是以聖人在上臨御天下必當如始盥之時盡其至誠之心以爲天下所觀法也固不可如行薦

之時禮數煩劇其志懈怠則不能使天下之人觀之以為法則也有孚顒若者孚信也顒謂恭肅之貌也若語助也言聖人既能盡至誠之心如始盥之時而臨制天下則天下之人仰以法之皆以孚信而應之其貌顒顒然盡其恭肅以應夫上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義曰大觀在上者謂此卦以二陽居于上臨觀于下使其教化浹洽而天下之所觀仰也順而巽者此以二體而言下坤爲順上巽爲權也夫聖賢之人雖有剛明之德以臨于下然在乎不自尊大不自高抗凡所作爲皆用柔順之道以下于民則天下之民悅而從之无所懈倦而又示之以權變之道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中正以觀天下者夫觀有二義以度而言之則謂之觀以目所觀亦謂之觀也此一句

指九五而言蓋以陽居陽又處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有大正大中之德以臨于天下使天下皆有所觀法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廣明其義也言下之人既觀上之道以爲法則而聖人又觀天之道以爲法則也神道者陰陽不測之謂也天運至神之道生育萬物春生夏長秋成冬固使物皆遂其性而不可推測其用四時之行无或差忒聖人法之亦以至神之道設爲仁義之

教以成治天下使天下之人各安其性而懷其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義曰夫風行于地上則无所不至物无不順生成萬物萬物得其茂盛皆可以觀故曰觀之象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者是先王觀此之象以省察四方之利害觀視萬民之善惡而設仁義之教以行于天下使一民一物皆得遂其生成而不失其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義曰按此卦二陽居上有剛明之德為天下之所觀
而天下之人莫不奔走以觀其道而為法則也今初
六以陰弱之質最居其下而遠于剛陽不能上進以
求聖賢之道而觀之但冥冥然无所知識无所聞見
若兒童之所觀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者言于小人
之道則得其无咎也何則夫小人之人天下之事无
所歸責但營保一身而已故不能進而觀聖賢之道

爲已之法則以至終身愚懵无能開發止爲兒童之見此于小人所以无咎也君子吝者夫君子之人則當求聖賢之道學聖賢之事業廣其視聽大其知識以充已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業則君子之道畢矣今以童觀在下而君子之人苟亦昧然无所聞見而不能明顯以求觀于上取法于聖賢之人則誠可鄙吝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義曰夫自外顯然而觀則謂之觀自內而觀則謂之闚此六二一爻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內遠于在上二陽剛明之人不能往而從之惟在內闚竊而觀之故曰闚觀也利女貞者夫居觀之時大觀在上而已爲闚觀之道不能顯然而求觀其道以爲法則是但利于女子之貞而已固不可爲君子之道何哉蓋女子之職主于閨門之內不預外事故但自內而闚竊于外耳故曰利女貞也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者

言爲闚觀者于女子之行則可爲正其于君子誠可以醜也蓋凡君子之人上必志于君下必志于民而思兼濟于天下故皇皇汲汲以求聖賢之道若聖賢在上則顯然而往觀之以廣巳之視聽發巳之才識而成巳之道以著天下之事業也今乃反爲女子之事而闚竊以觀于人是誠足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義曰生謂風教之所自出也六三處下卦之上爲衆

人之長者也既爲衆人之長則風教號令皆自已出也是以六三必下觀于民而察已之道其風教有過于中者則俯而就之其風教有不及于中者則勉而及之使進退俯仰皆至于道也然六三既有風教下及于民而又曰進退何也蓋所履非至尊之位但居一卦之上爲衆人之長耳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者言六三雖非至尊之位以其風教之及于下而又能察已之所出未至者則進之過中者則退之是

或進或退皆未失于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義曰夫大觀之時有其才有其德而又有其位爲天下之所觀法者莫尚于九五也初六最遠之故曰童觀六二居内不能顯然求觀故曰闚觀惟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而切近于九五是能上附于賢明之君而求觀聖賢之道故朝廷之義宗廟之禮无所不知仁義之道禮樂之事无所不習如是而進于朝廷

觀國之光輝故王者以之爲賓也且如舜以一匹夫之賤登之朝堯與之迭爲賓主是有德之使然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者言六四既上附九五能觀國之光故主者尊尚其德體貌其位而以之爲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義曰九五居至尊之位爲天下之所觀仰也風教號令一出于己也是以下觀于民若民善則知己風教

之善也民惡則知己風教之惡也然而九五履正居中而又處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大或風教有未至姦邪有未去習俗未盡善禮樂未盡興則皆其咎也然九五能觀察于民而脩飾于己使向之未至者皆趨于道是君子居之則得其无咎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者夫觀流則可以知源視影則可以知表聖賢觀民則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故常切切思省下觀于民是以至于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義曰上九有剛陽之德居一卦之上非至尊之位故不觀于民而為民之所觀也然非至尊之位而為天下之所觀仰者則中庸所謂動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者此爻是也是知為天下之所觀則天下之責歸之而萬民之法由之也若其言之一玷動之一跌則天下莫不知之是有所咎也故上九即當切切思省以觀已之所出使動息語默皆合于道以

副天下之所觀法則是于君子而得无咎也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者言上九有盛大之德爲天下之觀仰然處于无位之地而權不在已又其責望既重故夕思晝行常欲興天下利除天下害知其心志之未平也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義曰按序卦云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蓋人以大才大德爲天下之觀法使天下合心而歸之

也然則此卦自頤而得頤者上艮下震二陽居外四陰在其内是其所養之道也今噬嗑即是九四矣一陽居三陰之中如剛梗之物在于頤中必待噬而齧之然後可得其合故若朝廷之上朋友之中閨門之内有一小人間厠其間則爲君子良民之害故必須刑罰竄殛之則君子之道得以行良民之志得以伸心氣和同上下協合所以大通也故曰噬嗑亨也利用獄者上體離爲明下體震爲動爲威夫刑獄之事

巧詐百端情僞萬狀至幽至隱而難察者也必得威明之人施剛斷之才以制之則姦僞可以刑服强梗可以放逐而君子之道得行上下之志和合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義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者夫剛梗之物在于頤中是爲口頰之患噬齧之然後得合也噬嗑而亨者小人爲君子良民之害必須刑戮之則上下之志合而大

通也剛柔分者離陰也爲柔爲明震陽也爲剛爲威以威剛至明而用刑則君子小人分而无間厠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者夫有剛威之才而不能明察則暴而傷于物有明察之才而不能剛威則柔懦而不能立事是必威明兼濟則事无不立也今噬嗑之卦動而且明雷電相合而和同故其道光顯而章著也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者此指六五而言也六五以柔順之道履得其中而居至尊之位夫

以柔而居至尊所行不得其位所處不當其位然猶以居離明之中其性至明故利用于刑獄之事也何則夫獄之情至深至隱其閒姦僞利害出于萬狀故非至明之君子則不能斷制其事今六五所處雖不得正然以其居離卦之中是其性至明故利用于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義曰震爲雷故有威離爲火故有明有威有明能辨小人之情用刑以去之此噬嗑之象也先王以明罰

勑法者言先王當有威明之德有善必賞有惡必刑所以明示其罰而正勑其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義曰屨校者以木械桎其足之謂也滅没也趾足趾也初九居噬嗑之初是被刑之輕者也其罪惡未至于大故但校滅其趾而已夫聖人之視民也如父母之于赤子雖有罪豈忍加之刑戮哉蓋慮罪小之時不爲之懲戒則必至于大惡故當此罪小之時加以

木械桎其足趾使其惡之不能行也故繫辭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小人不仁不義見利則勸恃威則懲此所以為小人之福也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者言其當罪小之時用校以滅其趾使知其罪雖小不可為而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義曰膚者柔脆易齧之物滅鼻者用刑之淡也六二

以陰居陰又處下卦之中是得正且中也以此中正之道用刑至當如噬其柔脆之膚言其易而民服也然下乘初九之剛故用刑大過至于滅鼻之深然以居中履正用刑至當雖滅鼻而過于深察是亦无咎也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者夫初九者過惡之小人已乘于上當用刑以懲之所以至于滅鼻之深然非專尚深刻蓋以乘初九之剛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義曰腊肉者全乾之謂也六三居下卦之極是爲不中以陰居陽是爲不正凡用刑之道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无諸已則不可責于人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之過則人无有服從之者故若噬腊肉之難也民心既不從怨讟既已結故非但不能刑人將反招其害也故曰噬腊肉遇毒也小吝无咎者言六三以不正不中而爲人之見害故小有所吝然而居震動之上以柔順之質而應于上九剛明之

人則能辨民之邪正察獄之情僞是雖始有小吝終亦自然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義曰乾胏者肉之帶骨者也因有骨而乾愈于噬腊肉之難也夫君子處得高位而進輔于君以斡天下之事者必有中正之德德既中正則刑一人而天下服其罪賞一人而天下勸其善今九四處上卦之初是不中也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以不中不正之道而

刑于人則甚于噬腊肉之難也金剛也矢直也九四
履文明之始其體剛剛則果于行事明則辨于邪正
雖非中正猶有剛明故所行无不得其直然四本以
不中不正故當憂民之所不服慮惡之所不懲艱難
其心退有所懼而守之以正則可以責于人而人服
之故獲其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者蓋由艱難
守正而後得吉是道未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義曰噬乾肉者易于乾胏而難于噬膚也六五以文柔處其至尊所行所為皆合于道无過无不及以此主刑賞之柄握生殺之權宜矣得黄金者黄中之色也金者剛之物也夫斷天下之獄必有中正剛明之德可也六五雖少失于正然以有離明之質行得中道而能用刑者也貞厲无咎者言六五處至尊之位有文明之德然用刑雖少失于正而人有不服令若堅守其正而常若危厲則无咎矣象曰貞厲无咎得

當也者言六五能守其正常若危厲則所行所爲无不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義曰上九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何校滅耳刑之深者也夫君子之人有善必勸勸之不已則小善至于大善以至愚者必賢賢者必聖也小人則有惡不悛以至積小惡至于大惡由小罪至于大罪也今上九過惡之小人罪之至深者也夫小人之爲惡雖日有

聖人之教化聞于耳而不知遷善雖有聖人之刑罪將及于身而不知改過以至積罪至大長惡不悛君子雖欲愛之不可得也故此所以被刑之深校加于首而滅没其耳凶禍所以及之也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夫人之耳聽必聰也人之目視必明也小人之耳非聵也目非瞽也日聞聖賢之教

化而不能飭身歸善以至陷于刑戮蓋積惡之久而不知罪之深是聰不能自明也

賁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言物之既相合必有文章賁飾之也賁亨者夫噬嗑之時則是聖人削鋤强梗强梗既鋤則可以制作禮樂申明仁義施為教化設為文章以文飾之

則治道大通于天下矣小利有攸往者夫治天下必

有賢明之才處中正之位乃能興治立事今賁之上

九以陽居一卦之上在无位之地是不能大有所爲

故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義曰賁卦自泰而得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九二此以

柔道文飾剛健之德也夫治國之道不可專于剛剛則暴不可專于柔柔則懦剛柔相濟然後治道可成何則兵革所以禦侮而不可久玩刑罰所以止姦而不可獨用必有仁義禮樂文章教化以文飾之則天下大通矣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者此言以泰卦乾之二分居坤之上是分剛陽之道而文飾于柔德也夫聖賢有剛健文明之德則必履至尊之位總大任持大權乃可大有爲

乎天下今以剛居无位之地是但小有所往而已天文也者此以下廣釋文飾之義也按經但云天文也上下相應不成義理當上有剛柔交錯四字葢遺脱故也言剛柔交相錯雜以成天文是天之文也若寒暑相推而成四時日月相代而成晝夜陰陽相蕩而成風雨雷霆此皆剛柔交錯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者此以二體而言離下爲文明艮上爲止既有文章之光明又能止靜是人之文也若夫君聖臣賢

上行下化仁義禮樂著于天下是國之文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內和諧肅穆是家之文也聖人舉此文明之道發于天下國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罰措而不用兵革寢而不作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天文即前所謂也聖人上觀乎天文以察時之變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雨暘風燠灾祥之類也聖人觀乎人文使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有禮長幼有序各

得其正故制作禮樂施爲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義曰夫山有草木之茂而火明其下光明照于上有賁飾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以明舉其庶政庶政者謂國家禮樂教化之道申明興舉之以文飾天下之治以其繁而不以儉曰庶政无敢折獄者夫獄訟之情至幽至隱者也其間姦詐萬狀情僞萬端必有剛

明之德則能別于寃枉決其是非而其情可得而見今賁之象其明不遠到故聖人戒之言但可以明其庶政而不可果敢而折獄也何則蓋獄事至重決而行之則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贖是必有剛明之德乃可決斷其事曲直是非之情无所不當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曰趾足也初九處賁之初有至明之性體于陽有至剛之德是君子之人能以道義賁飾其身可行則

行可止則止不爲苟且是能賁飾其行趾也舍車而徒者以卦體言之則初九之正應在于六四而與六二相比六二上无正應欲求于初而初有剛明之德確然守正惟義所在不顧六二而棄之但待其時而往從六四之正應也猶君子之人能以道義飾于身故車雖至貴若義不當乘則舍之徒雖至賤若義當行則從而行之是所行所止皆惟義之所在也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者六四遠也徒步勞也初九不

以遠且勞而必往之六二近也乘車安也初九不以安而苟乘之是皆去就以義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義曰須者待也夫君子之進不可以躁必待其時有其君往而可以行已之道則決然而進无累矣令六二之爻上无正應是未可以往必退而待其時候可進而進之故但以道義賁飾其身由中而行之以須待而已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者夫六二所以賁飾

其身而待者蓋上无正應未可以往也已既无應而切近于九三九三亦无其應近而相得故已能上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猶居朝廷之間親其賢而共成其治朋友之間亦能比其賢而能成其事業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義曰夫六二以无正應未可以進故賁飾其身以須其時而九三亦上无正應亦未可進故與六二同志交相文飾交相濡潤候其時則進于朝輔其君以贊

成天下之治也故曰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言九三既與六二交相賁飾濡潤然非正應則當永長而守之以正則得其吉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者言能永守正道則外人不能間而侵陵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義曰皤者潔白之貌六四以陰居陰履得正位而行得正道能以五常之道飾其身修其行潔白其志使

君子之德成而无有玷缺也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者言六四應在于初初有剛明之德而已有正一之行能賁飾其身而又潔白其馬往而從之也匪寇婚媾者婚媾謂會合也六四雖正應于初九若往而就之必得會合然猶疑懼六三間于其間爲已之害故言若非六三爲寇則與初九會合也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者六四之往應初九固无有不得然猶恐初九爲六三之所間故云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者

言六四履正位行正道又且賁飾其身潔白其志雖
六三爲寇于其間亦不能爲害故終无尤過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義曰丘園謂敦實之地若務農重本之類也六五秉
柔中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爲賁之主在初九則賁飾
其趾二又能待時而飾身至此則是賁飾已至即不
可更務文華而反賁飾于敦實之地使天下知其本
而務于農桑之事故國用豐阜民財充實而貨帛衆

多戔戔然而至盛也吝終吉者吝謂吝嗇也凡王者治天下國用既阜民財既實則不可更務奢侈必當吝嗇其財節儉其用然後終于富盛而獲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者六五能施飾于敦實之地至于財用繁盛復能儉嗇節用使上不匱于用度下不乏于財力上下之情交相喜悅所以不惟獲吉而又有喜慶之事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義曰夫此卦自賁趾至此上九賁道已成如白之受采无入而不自得以人君之尊是始則勞于求賢而急天下之治既得其賢又且逸于任使以至臻極治之道自有為而至无為但守其質素无施而不可也又君子之人始能治其心明其性飾其身至此可以為仁可以為義為禮為智處于富貴富貴得其宜居于貧賤貧賤得其道以至為將為相為公卿无所施而不可无有疑懼而動心者今上九處此之地其所

賁飾之道既備故用之天下則天下治用之一國則一國安施之一家則一家肅進退出處皆得其宜而无有過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者上九能以五常之道修其身道義已成事業已備但至此則廣而充之天下无不得其所是在上而其志得行也

周易口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周易口義卷五

宋 胡瑗 撰

上經

剥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言五陰盛長一陽居其上勢微力弱始由一陰之生漸至于盛以削剥羣陽幾至於盡而萬物衰破之時

也其在人事則小人盛長而君子消剝之時也不利有攸往者夫君子之所務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其一謀一慮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小人則不然其意日以殘賊良民侵削君子為務今剝之時君子消剝小人盛長之際也君子若復有所往必見害于小人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義曰剝者剝落之義柔陰也剛陽也夫天地之所以

成歲功者在于陽也今陰氣盛長陽氣消剝則萬物衰落而歲功无成也人君所以共天位治天下者君子也今小人盛長以至專權得勢而侵削君子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者夫聖賢之爲心以仁義爲心故三月无君則皇皇如也以天下之民失其所而安在已也小人之意曰在于殘賊故其氣不相合道不相同今君子之所以不可進者以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者此以二體而言艮爲止坤爲順言小人

道盛君子言必見危動必見害故當觀其象量其勢先時知幾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而外順小人內則止而不行故可以全身遠害也中庸云天下有道其言足以興天下无道其默足以容言君子儉德避難之道也又若小人道盛君子之人欲屏去之必當外順其行以漸而止之則可以去也何則夫小人既盛而君子若遽欲絶之則其勢必爲小人之所害故當遜順其所爲觀其勢使之不能窺見其迹然後止之則

无有不可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天之道至神也有陰陽之舒慘寒暑之往來四時之運行晝夜之明晦消久則息盈久則虛以天道之大猶不免于此君子之人道有通塞時有否泰理固然也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當消而消當息而息出處語默皆以時而動是如天之所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義曰宅居也山本至高地本至下今山反附著于地

是剥落之象也猶君子之道消而天下生靈失所不得其安故凡居上者當此之時必先厚于其下所謂厚下者蓋以仁義之道務農重本輕徭薄賦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財用豐實而又安其所居使各得其所如此是可謂治剥之道也何哉蓋國以民為本本既不立則國何由而治哉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義曰牀者人之所藉以安身也足居牀之下初六最

處一卦之下民之象也言小人得位乘時藉勢恣其姦惡以剝削于天下然為剝亦有漸故自微而至于著自下以至于上剝之始先剝于民夫民者君所賴為本也在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小人在上肆其姦惡奪民之財困民之力使之舍安而就危去存而即亡父母不能保而離散兄弟妻子不相守而逃亡怨氣交而上下不通是其本已弱矣其本既弱則君子之正道微蔑而不行是凶之極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義曰按初六居一卦之下是民之象故曰剝牀以足六四處上卦之下切近于君故曰剝牀以膚六二居膚足之間是上下分辨之際以人事言之則是居君民之間臣之位也始既剝于民至此則剝于臣也夫臣者國家之倚毘君所賴以安者也在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小人得勢侵迫于其君子使君子言不得通道不得行國家斯无倚毘而君不得其所安

故至正之道消蔑而其凶愈大也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者夫君子之人在位而行道則天下之民物得其生而受其賜故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民必得君子而後生也今小人始既剝于民民被剝而已困故不能爲助于君子至此君子又爲小人之所剝也夫臣民既皆被其剝而受其害則此小人者天下之所共惡衆人之所不與故象曰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義曰剝之卦五陰盛長小人衆多同心協力以殘賊良民侵剝君子爲意上九有剛明之才獨居一卦之外而无有助之者今六三居下卦之上爲上九之正應而能出乎其類獨異于羣衆不爲侵剝而有好賢樂善之心應于上九之君子是于小人之中獨不爲小人之行故雖在剝之時而得无咎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者言上下羣陰皆以侵剝爲志而獨六三能上應于君子舍去小人之行而不與上下羣陰

同志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義曰膚謂及其身也小人之爲剝自小以至大由外而及内始則剝天下之民使皆墜于塗炭而不得其安次又剝天下之賢使皆困躓而不得進臣民既已剝盡遂及君子之身此凶之極也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者剝道愈深而災害愈切蓋天下之臣民既已盡剝至此以及其身是災之切也故凡居上位者

必在知人賢者進之不肖者黜之使君子在上而小人削迹自然侵刹之道无自入而不能行也故聖人戒之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義曰貫魚謂駢頭相次衆多之貌以人事言之則是小人之衆若貫魚然也夫小人之行姦惡凶暴居一郡則一郡被其害處一邑則一邑罹其殃況當天下之權握天下之勢哉然王者不能无嬖幸之人但不

可忍已之情私天之祿以加厚之使其縱欲肆情

以殘天下故當御之以道使不能釁其毒也令六五

當至尊之位雖小人衆多如貫魚然但厚之田宅加

之金帛而不使竊天下之權如寵宮人而寵之則无

所不利也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者言寵小人以

宮人之寵使不能有其權則于已身終无過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義曰此一卦以陰剝陽而陽氣幾至剝盡而上九獨居其上不爲羣陰之所剝既不爲陰之見剝至于建子之月復于地中而再生萬物如碩大之果最居其上而不見食于人則必有再生之象也以人事言之猶君子守正執節明哲以保其身不爲小人之所害至此將復其位而得行其道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者輿所以乘載于物廬所以安庇其身也此上九剝極之時若以君子居之則削去小人之害施仁義于

天下使天下之民出于塗炭由之而得其乗載也如復以小人居之則爲害愈滋故不唯剝于一身以至廬舍亦皆見剝而天下之民无所庇身而不能保存也

復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言陰陽二氣有消長升降陽氣既剝盡則必來

復也然所謂復者是四月純陽用事其卦爲乾至于五月則一陰剥一陽故其卦爲姤六月則二陰剥二陽故其卦爲遯以至于七月爲否八月爲觀九月爲剥十月爲坤是陰氣之極盛也至十一月則一陽之氣潛復于黄鍾之宫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通也亦猶君子時有否泰道有消長始爲小人之所剥及其乘時得位發其事業于天下其道大通故曰復亨出入无疾者言陽氣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

地上物无違之疾之者猶君子有五常之質剛明之德量時復位天下之人无有違之而疾害者朋來无咎者朋類也言一陽雖復于地中有生物之心然其氣微弱未能獨成其功必得羣陽並進乃可以共濟其事也亦猶君子求進其身欲行其道而或勢孤援寡必不能獨成其事是必得其氣類才德相合者推引而進則可以致君澤民而成治于天下乃可獲吉而得其无咎反復其道者言陽氣自上而反復于地

以生萬物皆得其道猶君子之人復于其位進退皆合其道七日來復者言陽氣消剝至于此凡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故謂之七日然不謂月而言日者蓋日爲陽聖人欲見其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其實即七月之間後復也利有攸往者言一陽之生君子浸長小人浸衰則君子當此之時居其位行其道所往无不利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義曰下震爲動上坤爲順言復之所以得亨者由剛陽之氣反復于地又動而不失其柔順由是所以萬物以生以成也言君子動而不妄行而不暴能觀其時可進則進是以出入之間无有疾害之者皆由順而動之之故也故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者夫天之

行有消有長有升有降謙者益之盈者流之故陽極必剝陰極則復皆天道自然之理也故曰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者言剛陽漸長小人道消則是君子之道長故所往而无不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夫天地所以肅殺萬物者陰也生成萬物者陽也天地以生成為心故常任陽以生成萬物今復卦一陽之生潛于地中雖未發見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見也故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以

此見天地之心在于生成而已猶聖賢之心以生成天下爲心雖始復其位其事業亦大被于天下而行道之初已有生育之心也在太玄中首曰昆侖旁薄幽夫昆侖天氣也旁薄地氣也幽晦也言天地之氣始雖幽晦而不可見然生物之心可得而推矣故知聖賢雖在幽晦之間而其心亦天地之心也而揚子又爲之辭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是則天地聖賢之心可見也然天地以生

成爲心未嘗有憂之之心但任其自然而已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雖有凶荒水旱饑饉而未嘗憂而治之也若聖賢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憂萬物之意是以其功或過于天地故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但聖人无天地之權耳使其有天地之權則凶荒水旱之類无得而致也故復卦之初其生成之心可見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義曰雷者陽之精也雷本行于天之上今復于地下是復之象也先王觀此象于冬至微陽始生之時閉其門闗而禁止其商旅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方事也天子諸侯于此微陽始生之時而又不省視其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義曰羣陽剥盡而純隂用事獨此一陽反于地下以萌生萬物是其復之初而來復之速者也猶賢人君

子凡思慮之間一有不善則能早辨之使過惡不形于外而復其性于善道惟聖人得天性之全故凡思慮之間未有一不善故發而皆中于道賢人而下則其性偏于五常之道有厚有薄情欲之發有邪有正故于心術之間思慮之際不能无所汨惟大賢君子爲能治心明性知其有不善而速改之不能形于外故可以无大悔吝而獲元大之吉也祇即大也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者言聖人君子于思慮有所不

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賢至于大賢由大賢至于聖人自古及今有能行之者惟顔子一人而已故先聖繫辭釋此爻獨以顔子配之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君子凡于思慮之間未精審其可否邪則改之正則從之勿謂人所不見衆所不聞而輒自寛假以有諸内必彰于外也蓋有諸中必形于外發于心必施于四支在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則人之有過患不知之知而改之則无有不至于善者也故聖人于此言不遠之復是君子脩身之法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義曰六二以陰居陰得正者也在下卦之中得中者也下近于初附近于仁賢者也既中且正而又附于初九之賢故得休美而復其善道以獲其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曰頻蹙也六三處不得其正行不得其中又違于仁則是過惡之人也以過惡之人居下卦之上猶愈于上六昏迷不復之人故此六三必待頻蹙强勉而後能復也則中庸所謂有勉强而行之者此是也然猶頻蹙勉强而復則當常自思省憂懼以爲危厲在前而不敢爲于邪惡以改過遷善則可以獲其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義曰四居位得正雖非其中然于五陰之間而獨得

其中雖遠于初而與之為正應傑然而復于善以從聖賢之道也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者言初有聖賢之資而六四為之正應是能從于聖賢之道也故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顔之人亦顔之徒正此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義曰六五處坤之體有敦厚之德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道夫有敦厚之德則思慮不及于邪而動无躁

妄有大中之道則所行无過與不及如是故能治心明性以復于善道而悔吝亡矣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者五有敦厚大中之道以自考察己之思慮有不善未常不復于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義曰復道貴于速上六處卦之極而居復之終是其心昏迷而終不能復者不能復則邪惡著見凶之道

也夫自外而來曰災自已所招曰眚言其心昏迷而恣私邪私邪既積過惡顯著則天地所不與鬼神所共怒而外來之災自招之眚所以皆至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夫以迷復之道而用兵行師以伐于人必不能克勝而終至于大凶敗以血肉生靈虛竭帑藏以累其君凶之極也至于十年弗克征者十數之極也言用事而行師以致大敗雖十年之間終不能興起征伐之事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者夫君所以主宰天下司牧生民今用此迷復之道行師以征伐于人以致有大敗是反君所行之道者也然特以行師言者蓋舉其重者言之即它可知矣

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復則不妄矣言君子之人既能先復其性邪惡不萌于心而善道充積于内以發于外无有非妄之事矣然而具天地生成之四德者蓋以四

海至廣生靈至衆情僞萬狀聖人在上必有天地四德之備然後可使天下之人服而化之无有非妄之行故有仁以濟之使皆遂其性而樂其生以至有禮以節之有刑以齊之有政以正之餘則乾卦言之備矣以其具是四德而有天下則天下信无非妄者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聖人在上既有四德以及于天下則天下莫不一歸于正而无敢有非妄之行者然而上下之間或有一不正之人欲以非妄

之行而有所往則必无所利故有自招之眚所以致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義曰剛卽陽也无妄由否卦而來是乾之一陽自外而來居于内卦之初是爲主于内卦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者上乾爲健下震爲動剛中謂九五也應謂六二也夫有其君而无臣則无妄

之道不能行有臣而无君固不可得而行㑹九五有剛明之德而爲之君六二有柔正之德而爲之臣君倡于上臣和于下相成以道然後以元亨利貞之四德以被天下其威命之行莫不慑服而天下之人悚然不能爲非妄此天之威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聖人有威德及于天下雖父子昆弟之間州閭鄉黨之内莫敢有一于不正而非妄者或有不正之人非妄而欲有所往則无所利而災眚及之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言无妄之世以有妄而行復何所往哉之即往也祐福也言君之威德被于下所至无有敢犯之者若其復有非妄不正之行則是犯天之威命而天必不福祐也其可行之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義曰夫雷之行于天下萬物无不聳動兢懼而不敢爲妄如君之威德發于上而被于下天下之人聳然

聽從而无敢有妄也是以先王茂對此无妄之時則宜如何哉固當盡仁愛之道以養育萬物使天下各遂其所各安其業以至鰥寡孤獨皆得其所養如此則可以使天下之人久于无妄之道也何則蓋天既以无妄而在上者苟不養育之則未見使天下終久而不為非妄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義曰夫君子有剛明之才足以致天下于无妄者必

得剛明之君然後可以行已之道今初九有剛明之才而九五爲剛明之君若往而輔之則施已之威德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不敢爲非妄自然成其治以此而行必其吉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者夫賢人君子有兼濟天下之心則必遭時遇主日行其道致天下于无妄此君子之志也今初九能然是其志得行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義曰耕者田事之始也穫者收成之終田一歲曰菑

三歲曰畬今六二以柔順之質居中履正上有剛明之君倡威令于天下是待君倡而後和令而後行如此謂不擅君之權不竊君之美是若農不耕而獲不菑而畬皆所以代事之終而成君之美則所往而无有不利也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者人臣之道貴其成君之事而代君之終也茍或居事之先爲物之倡則是竊君之美而自居其富盛也今二乃能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能待君倡而後和以代君之終是不居

于富盛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義曰夫居无妄之時必有剛明之德履中蹈正然後可以致天下于无妄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身處无妄之時是有妄之人也以有妄之人欲治于无妄之世則上下所不容故災害及之也故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者牛即治田之具也六三既以

不中不正而又欲擅君之權竊君之美不待倡而和不待令而行乃如不穫而耕不菑而畬故爲或人之繫其牛以至行道之人皆可以奪而得之也邑人之災者六三以不中不正爲非妄之人雖父子昆弟之間有所不容故不唯已有其災至于已之所屬之人亦皆爲其所累而受其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義曰夫居无妄之時必有至正之德則可以免咎今

九四以陽居陰以位言之未居其正也然而以剛健而履以柔順之位是尚謙也如此則是可守其正道而得免其咎也何則蓋已本有剛明之才今雖履不正然以尚謙故可以從正而免咎象曰固有之也者言九四以剛直免咎蓋于已之德性素有之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義曰藥所以疏決壅滯攻治其疾者也今九五以剛

明之德居至尊之位下有六二柔順之臣爲已之輔共致无妄之治則君臣之間无不正朝廷之上无不治萬民无不安若其間一有邪佞之干紀及邊鄙有小小之冦皆非已之所招亦不足興兵撓衆以動中原但在得其人則自然可平矣如有小小之疾不須用藥以攻治之但保安其身則疾自愈矣若復以毒藥攻之則是自取傷敗耳如秦漢之君窮兵黷武長征遠伐以至反被其害也故无妄之時有其疾不試

其樂則自獲其安而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義曰无妄之世无一民一物不以正相守而不敢為非妄今上九居卦之極在无位之地失中正之道于无妄之時為衆之所不容行則有災復何所利

大畜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義曰按序卦云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夫

君子之人既能復其性明其心不爲非妄而從于正道然後可以大有所畜止于邪曲之人也然小畜則巽在上乾在下巽爲隂其性柔順故不能畜之于始而終止之故爲小畜之象大畜則艮在上乾在下艮爲陽其性正靜故能止畜于始而終有天衢之亨是爲大畜之卦也利貞者夫乾者剛健君父之象夫以君雖尊不能无邪曲之欲而臣下能止畜之者必有大正之德然後可以輔歸于正道也不家食吉者夫

人君之治天下必有貴爵重禄養于賢者使天下之賢皆進于朝廷受禄于國而不食于家故邪欲不行而正道日興以樹成天下之治而獲其吉也利涉大川者人君既得天下大正之人進輔于巳而止畜巳之邪欲如此則固可以成天下之治雖有大險大難亦得以共濟之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義曰因二體以釋大畜之名剛健謂乾有剛健之德篤實謂艮有篤實之德言所以能大畜者由君有剛健之德以接于下臣有篤實之德以輔于上君臣之間皆有如此之德故其心志相同道又相協既能相交則上雖有邪僞之心亦莫由而發夫如是故正道日以行治道日以廣輝耀光明而其德日以增新也剛上而尚賢者剛艮也葢艮有剛陽之德夫乾為至剛本居于上今反居下是猶人君有至尊之勢至嚴

之威而能崇尚有德及禮下賢人使之畜巳之邪欲成巳之治道所以師尚而貴寵之也故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然觀孟子之意言人君之于臣有大正大賢之道必當尊寵而禮下之不以爲臣而師事之然後可以輔于巳而歸正道也能止健大正者健謂乾夫人君有威嚴之勢而臣能止之必有大正之道則可也是故漢武不冠不見汲黯

夫以汲黯之才但一直臣耳然尚畏憚之如此則其大正至賢之臣其君之畏敬可知矣不家食吉養賢也者人君既禮下于賢而祿養之使賢者皆進而願立于其朝以輔翼于君而止畜君之邪欲以贊成其治道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者應謂六四六五之應于乾之初九九二猶君能接于臣臣又應于君君臣之間道義相同一志而共濟天下之難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義曰至高至大者天也而物不可畜今山能包藴之故假象得大畜之義也君子觀此之象而多識前聖之言之行以自藴畜其已之德也何則君子之人雖有五常之性苟不該博古道亦不能成之是必多聞博識然後道業可以成也夫以堯舜禹大聖人而稽古孔子習于周公是雖有聖人之資未有不學而能至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義曰夫乾君之象也以君之至尊有天下之勢必不能无邪欲侈縱之心有邪欲侈縱而不戒之則必至危厲故書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是言縱欲之事不可不戒今初有剛明之才而邪欲之情欲縱是有危厲也利已者已止也言初九之剛將欲行而上有六四爲之正應是大正之臣處君之左右以止畜君之邪欲故雖有剛欲驕侈之心不得以萌以騁使其所行之事皆從于正道如是則无所不利象

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者言始雖有厲而得大正之臣以止畜之使巳之邪欲不行而從于正故不至犯于災害之事而反從于吉也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義曰輹輪輹也九二亦以剛明之質又居卦之中是人君有剛欲之心欲上行而初巳止畜之又上應于大正之臣爲之輔佐故二能恐懼戒慎其剛欲之心巳止而不敢行如車輿之説其輪輹而不能進也象

曰輿說輹中无尤也者言二雖有剛欲之情而已得
大正之臣止畜之且已本有剛明之才能自思省于
已故由其中而无有尤過也然則大凡人君不能无
邪欲但患其謟佞之臣逢迎其惡導贊其非則終不
能反之于善今初曰有厲利已二曰輿說輹是得其
良臣而能反于善者也
上九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
往上合志也

義曰夫初欲上進以其得大正之臣居于左右以止
畜之至于九二其邪惡已不行故此九三則言進退
皆合于正道以至凡所行之事无所不可如駉良之
馬馳逐于大道之上也利艱貞者言九三所爲之事
雖皆合于正道然必常得大正之臣以居于左右而
艱難守正乃可以獲吉也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者衛
侍從也皆所以爲行道之具也言既有賢正之臣以
輔于君而又能艱難守正猶恐所爲之事或有過失

故曰閑習其行道之具使无有過差而一歸于正故所行无不利也疏謂雖曰有人閑閲車輿之意非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者言此所以无往不利由上九大賢之臣以至正之道贊輔于巳而能崇敬禮下之其心志相合道又相符契故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義曰童牛者犢牛而无角者也六四居艮之始以陰居陰居得其正而下有初九之剛爲巳之應而初居

乾之體是君有剛志而欲上行已以大正之道居其
左右以畜止之然初九又有至剛之才至明之性而
能服其義故六四得以正道而止畜之猶无角之牛
而又制之于牢牿言其易也元吉者言四既以大正
之道使其君邪欲不行故正道日舉而得其元大之
吉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者言臣既能制君之邪
欲君又樂從之而不行故上下相得交相喜悅也故齊
景公從晏子之言而大悅孟子稱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言景公欲騁遊樂而晏子以正道止之是有愛君之心故君臣相悅而无過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義曰豶豕者豭豕而見豶者也牙牙杙也所以繫物也六五居艮之體有大中之德柔順之質而應于九二九二居乾之體有其剛欲而又有六五爲大正之臣居輔左右故二亦有大中之才剛明之性能服道知義禮下于賢其剛欲不行而從于正道故六五畜

止之易如豶豕之牙也夫豕者蹢躅躁動之物難于
制畜者也今見豶而又縶之牙杙之上是其易制也
吉者言君之邪欲既不能行是吉之道也然六四言
元吉而此但言吉者蓋初九邪欲萌而六四能制之
夫居事之始至難者也而四能畜之是以獲元大之
吉至于九二則是其邪欲已止而不行六五但安然
以正道而輔之故但言其吉蓋其止之又易也象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者言四元吉而有喜此但吉而言

有慶者蓋六四是事之始其君之剛欲將萌而能畜之故但有喜而已蓋未知其久長之效也至此六五則是其邪欲已盡不行故其正道日舉而君至于无厲大興天下之治不惟有喜而至于有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彖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義曰按小畜以巽體居乾之上故不能止畜于其始而上九止極有既雨之象此大畜以艮體處乾上故能止畜于始初曰有厲利已二曰輿説輹三曰良馬逐

四曰童牛之牿五曰豶豕之牙至此上九其正道已成而有天衢之亨言其大正之道大行于天下如天之有衢路坦然可以通之且經文有何字推尋其義殊无所適蓋傳寫者因象辭有之故遂加之也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者何者設問之辭言上九何以得天之衢亨蓋以其正道之大行通達于天下也

頤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義曰按序卦云頤養也蓋旣止畜于邪欲必正道以養之也故大畜然後受之以頤然得謂之頤者蓋二陽居其外四陰居于内陽爲實陰爲虚外實而内虚口頷之象頤養之義也貞吉者言所養得其正則獲吉也觀頤者言觀它人之所養能得正道則已法而效之若不得其正道則已革而去之自求口實者此觀已之所養也口實是養身之具故當常自求觀已之所養而從于正道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義曰言人之所養惟在于正故上以仁義之道養于下使生靈遂性子天下之人以安在下者必勤身竭力以養其上故君能以仁義養于民則謂之聖君臣能以忠信奉養其上則謂之賢臣民能厚衣食以養其家則謂之良民士能充五常以養其身則謂之君

子是所養皆得其正則獲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者言觀人所養得其正則君子取以為法不得其正則禍害生故君子取以為鑑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者言君子之人既能觀人之所養又復觀己之所養若皆得其正則无不得其安也天地養萬物者此以下又廣明頤養之義言天地以陰陽二氣流布于四時發而為日月風霆散而為雨露霜雪使蠢動萬類皆遂其性而安其所此天地所以能養于萬物者也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者言聖人法天地所養之道而頤養天下之民然四海之廣一人不可以獨治教化不可以遍及擇天下之賢于衆人者為公為卿為守為宰班祿以養之使其宣君之教化行君之仁政代君司牧所以養天下之民也言聖人之有天下必先養賢然後及民也頤之時大矣哉者言頤之時大將以使上下内外大小所養皆得其正故先聖重嘆美之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義曰上艮爲止下震爲動上止下動是頤頷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先慎其言語節其飲食以安養其身也夫言語由口而出不慎則榮辱隨之飲食從口而入不節則患害隨之故君子必當慎重其言語而不妄發以養其德節止其飲食使皆得其宜以養其身如是身所以安道德所以成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義曰龜所以知人之吉凶猶人之明智也凡賢人君

子居于卑下或貧賤而不得其所養者必須韜藏仁義卷懷道德俟其時需其命不躁求妄進然後可以自得其所養也故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又孟子曰天有爵刖人爵從之是君子有道蘊于身而能俟時須命自然得其所養也今初九有剛明之才足以自養其正然以居震動之初故不能守已之道而躁求妄進舍已之明智而覩它人之所養若它人之居崇高富貴而已乃朶動其頤是凶之道也象曰觀

我朶頤亦不足貴者言君子无祿而富无爵而貴以其道在已也今初九有其道而不能自守以待其時有明智而不能自保以俟其養為天下之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義曰夫自上而反下謂之顛夫為下者勤身竭力以奉于上此其常道也今六二无正應而下近初九之剛故因而反養于初自上而養于下故曰顛頤且為

下不能以道養于上而反養于初是拂違其常道如履于丘墟不平之地而爲養也故曰拂經于丘頤居下不養于上而養于下則是拂違常道以此而行凶之至矣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者夫居上養下在下養上此常道也今二反養于下是所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義曰拂亦違也夫所養之道得其正則獲吉故彖所

謂養正則吉也今六三以陰居陽是履不得其位行不得其正正既失之是拂違所養之道也故以正道言之是以凶也十年勿用无攸利者十者數之極也夫以不正之道居于上則不能以仁義之道愛養于人居于下則不能以忠信之道奉養于君如此而行雖極十年之間亦不可用矣是以所行所為皆无所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者言君子之人于所養之道皆得其正則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无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今六三不能脩養已之德而以不正爲養之道是其大違悖于所養之道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義曰六二居下不養于上而養于下故進則凶也今六四處于上體是居人上也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下應于初九之陽是養于下者也既居上位而又能養下是得其吉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者言虎暴

猛之物也其視眈眈然言威嚴之至也夫居上者以正而養于下則下无不得所養下既得所養若无所節制則必傷于寛裕而衆將放恣故用威嚴以濟之若恩威並立使民懷德而畏威也逐逐相繼不絶之貌言居上之人既養于下則必隨其人之欲使之逐逐然而不絶此乃全其吉而无有咎害也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者言六四居于上位而能盡其道以養于下是其施澤之光大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義曰凡爲養之之道當守以正則可也今六五乃以陰柔之質居于陽之位是拂亂其頤之義也經言經字之誤也豈有居至尊而乃拂亂其常道之甚哉但以其少不得于正故唯失其養之道耳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言六五失其正故至于拂違其頤養之義今若能居守之以正道則可以得其吉也雖以居守

其正道而得吉然本有失是未可以濟于險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義曰此一爻以剛明之質居一卦之最上雖非至尊之位然下四陰不能自養故必皆由于已而後得其養也厲吉者上以剛明之才爲衆陰之主衆皆由已而後得其養若不濟之以威嚴則必有所瀆也故當臨之以威厲則得其吉利涉大川者言上九既以仁義之道以養于下下由之而後得所安而已又能濟

之威嚴則是恩威並立而天下之人皆樂歸之故雖有大險大難亦可以濟之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者言上九居其上而下皆由之得其養爲衆之所服是大有福慶之事也

大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義曰按序卦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蓋聖賢之人仁義道德素有以積習之而藴畜其心然後

擴而充之天下以救天下之衰弊此所以次于頤然謂之大過者言聖賢之人有大才大德而過越于常分以正天下之衰弊故謂之大過也棟撓者言大過之時政教陵遲紀綱衰壞本末皆弱若大厦之將顛而梁棟不能支持故致傾撓利有攸往亨者聖賢之人有大才大智當此之時則過越常分而拯天下之衰弊以此而往則天下皆獲其利獲其利則得其亨通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義曰言聖賢之人有大才大德故能過行其事而拯天下之衰弊是大過之時唯大者之人乃能過分以成天下之大功也若才德賢智之偏則不可況无才德乎棟橈本末弱者此言二陰居其上下陰體柔弱是猶内外皆小人而朝廷紀綱敗壞若大厦將顛而梁棟已摧本末皆傾橈也剛過而中者此指九二而言也夫以陽居陽守常之道也今以陽而居陰是過

越于常分也如聖賢之人有大剛明之才而超邁古今過行其事而又不失其中故能復正天下之弊扶救天下之衰若當此之時有其才德而或不能過分行之則不能除天下之弊而立天下之功也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者下順上說言聖賢君子拯大過之時以順而說天下之心而行之故湯始征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是皆應天順人而行乃得天下之悅從故所往皆利而无不亨通也大

過之時大矣哉者言君子挺不世之才駕非常之德必欲拯天下之衰弱出生民于水火者必得其時則可以行之也若有其德而无其時亦无能爲也故先聖重嘆美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義曰夫澤本卑水本高今澤反居木之上是卑者踰于高下者踰于上大過之象也君子之人當是時而能越常分推仁義不忍之心獨立特行挺然而无所

懼憚不顧險難不畏小人如此則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業也當是時茍不得已而不可為當韜光遯跡養晦仁義以道自樂不與世俗混于衰弊之中而无所憂悶也然則聖賢之人所謂遯者非謂入于深林幽谷但不使名跡少露于人而反貽其害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義曰初六居卦之初為事之始也夫為事之始不可輕易必須恭慎然後可以免咎況居大過之時政教

陵遲紀綱隳壞而聖賢之人有大才德欲往而拯之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于有爲必當過分而慎重然後可也若一失其措則禍不旋踵而至矣故繫辭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蓋凡物置之于地固得其安矣而又以潔白之茅藉之是慎重之至也如聖賢拯天下之大過苟于事始慎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興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耶象曰藉

用白茅柔在下也者初六以陰居卦之初是以柔而在下蓋君子過行其事而慎重之至此以柔潔之茅藉之于下斯免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義曰稊者楊之秀也此以陽居陰是君子之人越其常分而過行其事者也夫大過之時聖賢君子能過行其事以剛明之才勤健之德立天下之功業使陵

遲者得以興起之隳壞者得以振舉之故如枯槁之楊復生秀美之稊衰老之夫而得少懦之女復有生息之象也无不利者言聖賢之人過其常分以行事使衰者復興亡者復存是所行无不得其利也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者以老夫而得女妻則有生息之漸以女妻而得老夫則有老成之漸是皆過以相與者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義曰大過之時君子有爲之際故若過其分而行則可以立天下之功若但守常之人則未見其能成天下之事業也九二能過分行之故所行皆利此九三有剛明之才德而乃以陽居陽則是守常之人不能過行其事如有才而不能施用有德而不能操致獨用匹夫之見而係上六之應使其政教愈敗綱紀愈頹若大厦之梁傾撓而不能扶持是凶之道也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者夫天之生聖賢將使拯

天下之危難濟天下之生靈立其事業也今九三乃爲守常之人有才而不能用是不可以有輔于大過之君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義曰夫大過之時是本末衰弱之世唯聖賢出乎其類過行其事而拯濟之今九四以陽居陰是能過其位分以拯天下之弊亦如大厦將傾而得良匠扶持之使其梁棟隆起而得全安也蓋衰亂之世旣拯民

出于塗炭然後獲其亨通而得吉也有它吝者九四之應在初六若聖賢之人欲興起天下之治必須至公至平用心不偏獨力特行挺然无所畏憚使天下无一物不獲其賜如此則可以興滯補弊扶衰拯弱而立功業于天下若一有它志而係于私應則亦鄙吝之道也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者言九四雖下有初六之應而已以剛明之才終不私累于已是不撓于下故獲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義曰聖賢之人居至尊之位有大中之道當衰弱之世必須過越以行事則可以拯救于時也今九五以剛陽處于至尊是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資是可以振綱紀于廢壊也今反不能過越其分而但固守已任是亦守常之人也以守常之人而拯天下之衰弊故如枯朽之楊生其葩華易落之物不若九二生稊

之茂實老婦得其士夫无所補助不能滋息不若老夫之得其女妻也然以陽居陽當至尊之位但得其无咎而已然不能過越以行事是以无休美之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者言五當大過之時自守已分若枯朽之楊生葩花易落之物其榮茂不可得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者言衰老之婦得其士夫无所補助又不能生息適足以鄙醜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義曰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極當本末衰弱之世而已雖有仁義不忍之心憫生靈之塗炭悼紀綱之廢墜然而其體本柔弱則是才小德薄之人終不能濟天下之難猶如涉險之人其志雖欲終濟其力薄而微弱以至滅沒其首是凶之道也滅頂猶言涉難之深也无咎者言上六有是心而欲濟天下之衰弱然其才力寡薄不能終濟以至滅頂是不可以咎責之也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者志在拯難而雖至于

滅頂故聖人于此憫之蓋此上六欲立天下之功業何可咎責之也

坎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言君子之人所行必貴得其中不可大過大過則必有坎陷故坎次于大過也然此卦是伏羲所畫之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而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

主于健坤主于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當此重險之世欲行事于天下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若不能預習之則才小力薄致滅其身故聖人加習字者此也有孚者孚由中之信也夫水之性决之則流防之則止此水之信也如君子之人知幾達理行于險難有至誠无不通者以至誠无不通若水流而坎險皆可以平之也維心亨者坎卦

上下之中皆有剛明之德是水之性至明而无所不通如君子中有剛明之德曉察險阻之事而便習之所行不違于中思慮不逾其志如此則事无不獲其濟行有尚者夫水之性凡坎險之處无不流而至之故能平其險難而潤澤萬物爲時之所尚也若君子之人當險難之時力能扶持之蓋由以仁義之道才智之美上而朝廷有其德下而萬物被其澤亦如水之无不潤而爲時所尊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夫坎險也陷也此卦上下皆坎是重險之象也亦言聖賢之人欲致天下之事業惟坎險之事最難則必素習之然後可以拯濟其事也故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夫水之流者盈于一坎而又之一坎无有盈滿而不流者若險峻之

處則決然而往无所凝滯是其信也猶君子之人當險難之世奮然不顧其身竭力盡誠往而拯其難无有凝滯是猶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維心亨乃以剛中者此卦以陽居中是有剛明之德而行于險難之中故无有不通也行有尚往有功者言水之性流于下而潤澤萬物是有生育之功爲時之尚君子之人素能習其坎難之事是以往則有其成功也天險不可升者此以下廣明險之義言天之崇高極遠不可

階梯而升其神明之道不可測度故能保其崇高地險山川丘陵者言地有高山大川高丘峻陵以包藏萬物而不可踰越故物得其保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言王公法天地之險而扼衝要之地據形勢之會以建其國高城濬池外爲之固堅甲利兵内爲之戒嚴刑法以除姦飭教化以厲俗如此所以保國家之大而固其基業之久也險之時用大矣哉者言預能習坎險之事及是時用其道以濟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原本遺註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義曰窞者坎中之坎也大凡居險難之世必有剛明之德而素習其事然後其道可行于天下今初六以陰柔居坎險之始而上又无其應援是其卑而不能自奮柔而不能自立位卑身弱又不能素習其坎險之事以至復入于深險之處涉其難愈凶之道也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者言初六之柔弱不能自立

以之治一身則一身不治以之治一國則一國不治以之治天下則失治天下之道是其懦弱失道之甚愈往則凶愈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義曰夫聖賢之人有剛明之才德又加之以大中之道乘時藉勢其道足行于天下也今九二雖有剛明之德而居二陰之閒不遭其時不得其位其道不得行于天下在于坎難之中必有危險之事也求小得

者夫君子有才懷德得時居位行其道于天下无所求而不得今九二雖有才德然不得其時與位而又未出于險中是以所求止小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義曰夫有剛明之才德而履于中正則庶可拯其險難也今六三居不得中履復失正而又介重坎之間若來居于位則未出于坎若往之于上則復有其坎

是其往來之間皆其坎險也險且枕者蓋身在于坎
而下乘九二之剛是既險而又且枕于險也入于坎
窞勿用者言六三以其不中不正身在于險而又枕
于險以此而往則愈入于難之深也入于難深之人
是終不可以有用也象曰終无功也者言此六三欲
用之以治險難則无有其成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
剛柔際也

義曰言六四出于下卦而居上卦之始以陰居陰是履得其正上又近九五之君九五又无應故盡心而委任之上下相交君臣相接故上无猜忌之心下无疑貳之志故其相待之物不假外飾雖以一樽之酒貳簋之食又以瓦缶質素之器納其至約于戸牖之間以此相待亦終无其悔咎也蓋至誠相通心志相交故不假飾于外物蓋牖者所以通幽而達明也象曰剛柔際也者謂君臣之道相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義曰九五當坎之時居至尊之位有剛明之德大中之道然而猶居上坎之中未出險難是坎險未盈者也祇辭也若坎險既平則是出于險難故曰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者言五在坎之中流之未盈滿喻君之道未盡得其勢未能大亨通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義曰上六處兩坎之上險惡之極者也是險惡而不悛如何處之宜係之以徽纆之索置之于叢棘之下使之思其過至于三年天道小變之時苟不悛其惡是終不能改然後刑之此凶之道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者夫君子之人在平夷之地能思其過如顏氏不遠復无祇悔小人之情則險惡教化不能導之乃置之牢獄三歲而使省其過是其失道之人也故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此之謂也

離

䷝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義曰按序卦云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險難之後必須附文明之人然後得其安也離者麗也日也文明也人君之象也兩日相並聖明相

繼之義也利貞亨者言聖賢之君繼世以有天下必皆以正道而爲治然後天下獲其利而得亨通矣故古之堯老而舜繼舜老而禹繼禹老而啓繼是其聖賢之君皆以正道相繼而无不得其亨通又若下之者麗于上上之者麗于下皆以正道然後可盡得其亨通矣畜牝牛吉者牛卽柔順之物所以任重而致遠也牝者又柔之謂也則是牛而又牝言至柔至順之故也蓋聖賢之人繼世以治天下其所畜之臣必

須有遠大之才堪任國家之事有柔順之德不奪君之權使之上則盡忠于國下則竭誠于民如此故能成天下之治相繼不絕也若周之周公湯之伊尹漢之平勃是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義曰此言離者麗著之義也故因而廣明離之義曰月所以常明晝夜不息幽隱之間无所不燭者蓋其

上麗著于天故也百穀草木所以春生夏長秋成冬收小大高下无不遂其宜者蓋其下麗著于土故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言上下重離兩日之象是聖賢以柔順之道相繼而明而又附麗于正道而行使其教化流行德澤洋溢如是故能化成天下之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謂二五也言上下皆以柔順之道而麗著于中正之位是其君臣皆以柔順而居中正以成天下之治而獲其亨也然而聖賢之君

其所畜之人有遠大之才有重厚之德使之竭誠盡節如此故能亨繼世以有天下為萬世之福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義曰上下二離是兩明也兩日重光臨照不絕之象也大人者言大才大德之人以其文明柔順之道相繼以有天下而臨照于四方幽隱无所不燭其光明相繼綿綿而不絕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義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言此初九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未明照于天下若繼嗣之君于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脩業上副祖宗之託下慰生民之望所以得免其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者言居事之初不能脩省恭謹則未免其咎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義曰六二居下卦之中以陰居陰是既中且正如日

之中朝廷明盛行政施令爲皇極之化故有元大之吉象曰得中道也者蓋黄者中也以其有中正文明之德此所以自然得其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義曰九三過離之中如日之昃其光有所虧也若人之年已衰耋必當求其代則可也在家則致家事于其子在朝則致朝事于其臣以安神養志也然後得

其吉今三不能鼓缶而歌以養衰老則至于教化陵遲萬事隳壞是以有大耋之咨嗟凶之道也若堯之耄期倦于勤以舜代之舜之耄期倦于勤以禹代之故得教化大行致太平之久所以免大耋之嗟矣象曰何可久也者言日之既昃不久而傾若人之年已衰老不能鼓缶自樂以安神養志使教化陵遲是何可以長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

所容也

義曰九四已出于下卦而在上卦之初如日之已沒而再出突然而明是猶以其非道遽然而進且切近至尊大臣之位其身不正恃其權位乃欲炎于上故至焚如然失其爲臣之道逼君之位如是則死之亦宜故言死如若然人神所共棄天下之所不容故曰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義曰六五爲離明之主然以柔弱之質居于至尊下爲九四强臣之所逼至于出涕沱若而又憂戚嗟傷言愼之至也以其憂懼如是之至然後得其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者雖爲强臣所逼然居于至尊麗著于王公之位天下之所順又能憂傷之至故獲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義曰醜衆也上九亦如三過其中是政教已衰故有四夷侵侮諸侯背叛之事王于是以兵征之征者正也征于四夷所以正華夷之體征于諸侯所以正君臣之義誅其元惡弔民伐罪而已故折其首惡匪及其衆則有嘉美而无悔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者言王之用以出征以正萬民之法君則君臣則臣邦國從而正矣

周易口義卷五